



常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

许伯卿 著

浙江韵史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许伯卿 著

浙江韵史

鍾振_二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词史 / 许伯卿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308-13740-9

I. ①浙… II. ①许… III. ①词(文学)—词曲史—
浙江省—古代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720 号

浙江词史

许伯卿 著

封面题签	钟振振
责任编辑	张小苹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7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740-9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目 录

绪论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意义和方法,以及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1)
第一章 光辉起点——张志和《渔歌子》及其他	(7)
第一节 张志和的生平与著作	(7)
第二节 张志和《渔歌子》的文化内涵	(11)
第三节 张志和《渔歌子》的成就和影响	(19)
第四节 盛中唐其他浙江词家	(26)
第二章 浙水春愁——晚唐五代浙江词	(30)
第一节 晚唐五代浙江词特色和风格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30)
第二节 比生命更永久,比心灵更辽阔——晚唐五代浙江词人笔下的江南	(40)
第三节 岁月白发苍苍,青春依然红颜——皇甫松词中的情感体验和时空感慨	(52)
第三章 钱潮涌起——繁盛期的两宋浙江词(上)	(61)
第一节 两宋浙江词的繁荣及其原因	(61)
第二节 格律—风雅词派在浙江的形成和发展	(77)
第四章 钱潮涌起——繁盛期的两宋浙江词(下)	(138)
第一节 南宋时期浙江豪放词派的繁荣和发展	(138)
第二节 两宋浙江词坛上的婉约派	(183)
第三节 两宋浙江词坛上的追和词人、櫟栝词人和宗教词人	(221)

第五章 曲折向前——元明浙江词的新变、回溯与重振	(229)
第一节 元代浙江词的新变及其创作成就	(229)
第二节 明代浙江词的回溯与振作	(258)
第三节 明末浙西乡邑词派复兴词学的传薪之功	(318)
第四节 明代浙江女性词人及其杰出表现	(335)
第六章 风正帆悬——清代浙西词派与浙江词的复兴	(343)
第一节 清代浙江词坛概况	(343)
第二节 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其前期成就	(372)
第三节 中后期浙西词派的发展与新变	(383)
第四节 非浙西词派词人浏览	(400)
第五节 清代浙江女性词人对前途和命运的探索	(416)
余 论 百川归海——四大家与近代浙江词的集成和成熟	(441)
参考文献	(460)
浙江历代重要词家索引	(468)

绪论 本课题研究的现状、意义和方法， 以及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这是一个新课题，尚无其他学者专门从事系统研究。登陆中国期刊网，虽查到 20 余篇以浙江区域词为对象的论文，但讨论清代浙西词派者多达 17 篇。台湾学者张少真曾撰《清代浙江词派研究》，但该文所谓“浙江词派”即大陆词学界所言“浙西词派”。在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中，金一平先生著、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柳洲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陈雪军先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梅里词派研究》，二书所论乃清初嘉兴地区两个地方词派的创作及其影响。徐志平先生著、杭州出版社 2008 年出版的《浙江古代诗歌史》，附带论及历代浙江词，但由于不是全书的重点，内容简略。此外，张如安先生《汉宋宁波文学史》及《元代宁波文学史》，辟有讨论宋、元宁波词的章节。

浙江是经济强省、文化大省，自古就是文场笔苑。唐宋以来，更是众体俱兴，作手如林。优越的环境资源、独特的地方文化、杰出的词学人才与特殊的历史机遇相结合，遂使浙江词成熟早、发展充分、成就辉煌。这种状况理应在学术研究上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反映。事实上，浙词研究已成为重要而迫切的学术课题，应当引起学术界特别是词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具体说，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对历代浙词创作情况和创作成就的全面、具体的考察与研究，彰显浙江古代作家在词体创作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为浙江建设文化大省添砖加瓦；二是完成首部地方性词史专著《浙江词史》，填补地方性词史撰写的空白，使词学研究也获得某种突破。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历代浙江各地区词家词作进行搜集、整理，以史为经，以地为纬，明确其在浙江词史上的位置。接着，在宏观概括介绍的基础上，围绕题材内容的开拓和词艺、词境的发明与创造两条线，对各地区重要词派、词家进行重点述评，而重中之重则是词艺、词境的发明、创新、深化及其具体特色。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以展现其成就，二以显示其影响。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力求反映浙江词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规律，特别是在大中华

格局中浙江地方性经济、政治、环境和文化对历代浙江各地区词体创作的影响及表现。

总之,本课题研究试图将纵向的史的研究和横向的个案研究相结合,从地域文化、家族传承以及词体自身的演变等角度,对浙江词的流变作全景式的探求。基于此,本课题研究努力遵循以下三条治学原则:追踪史实、借重理论、不废考据。本课题研究还拟引入统计学方法,以使各种文献的梳理和运用更精确,所获观点、结论更令人信服。

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的基本内容是集中论述历代浙江词的创作特色和演变情况。兹依章节设置,将全书内容胪陈如下:

绪论,概述浙江词史研究的现状、意义和方法,以及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

第一章《光辉起点——张志和〈渔歌子〉及其他》,辨明词作所涉及的地理位置,集中论述张志和《渔歌子》组词突出的词史地位、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广的词学影响,及其赋予唐代浙江词的艺术个性,附带介绍盛中唐其他几位浙籍词人。

第二章《浙水春愁——晚唐五代浙江词》,主要论述皇甫松、吴融、钱徽等晚唐五代浙江词人清丽、凄迷、感伤的创作特色,以及形成此种特色的多重社会政治和区域文化因素。

第三章、第四章《钱潮涌起——繁盛期的两宋浙江词》(上、下),详细论述两宋浙江词的全面繁荣和辉煌成就,如不同词派的发展壮大、群星璀璨的创作群体、词体艺术的丰富多彩、不断涌现的名家名篇、杰出词家的突出表现等。

第五章《曲折向前——元明浙江词的新变、回溯与重振》,积极发掘、充分展现元明浙江词的成就和新变,着重叙述回溯与低迷中的薪向和努力,探讨元明浙江词中落的根本原因,从而揭示词在明末曲终奏雅、重回高音区的发展规律,以及民族冲突、地域风习、家族传统等文化因素,在此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第六章《风正帆悬——清代浙西词派与浙江词的复兴》,集中论述浙西词派的文化渊源、词学思想、发展历程、创作成就及其局限性,兼论非浙西词派词家和各自的创作特色,以及清代女性词家的创作情况。

余论《百川归海——四大家与近代浙江词的集成和成熟》,以谭献、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名家为例,论述近代浙江词以集成和熔铸为手段,最终开辟新境界的近代化过程,在突出地方文化作用、词家主观努力及个人贡献的同时,彰显词体创作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最后附录撰写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

若以少总多,本书的主要观点有:

1. 浙江词发展脉络清晰,艺术内涵独特,词学意义重大,应予专门讨论,独立成史。

2. 浙江文化具有儒雅与激越、精致与恢廓、持守与变通等双重特性,这些特性在浙词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3. 优越的环境资源、独特的地方文化、杰出的词学人才与特殊的历史机遇相结合,遂使浙江词成熟早、发展充分、成就辉煌。

4. 与其他省份的情况不同,浙江词有光辉的起点。唐代金华张志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浙江著名词家,其《渔歌子》五阕,不仅自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已成为词史上的名篇,而且开启了隐逸词的先河,成为后世隐逸词的嚆矢和楷模,并直接催生隐逸词的典型类别——渔父词。

5. 从西北、中原传播而来的词体,在浙江发展到晚唐时期,已沉浸在本地清丽、秀美的风物、风情之中,散发出浓郁的江南山村水乡情味,新安皇甫松词就是其杰出代表。当然,这尚是浙江本地文化在物质和感性层面对词体创作所产生的初步影响,深层次的影响则有待两宋和明清。

6. 两宋是浙江词史上的鼎盛期,成就辉煌,影响深远。析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笔者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统计,两宋浙江有籍历可考之词作者 237 人,存词 4717 首,均居南北诸省之冠。

②笔者曾专门统计出“宋词名篇三百首”(实为 317 首,有因受选评次数相同而一并入选者),在 76 位“宋词名家”中,浙江有 16 人,数量仅次于江西(17 人),居第二位;其中周邦彦拥有 18 首名篇,仅次于辛弃疾(31 首)和苏轼(25 首);入选“宋词名篇三百首”的浙江词作计 75 首,占 24% 的份额,与江西并列第一。

③浙江在宋代产生了不少在词史上有重要和深远影响的著名词家,如张先、周邦彦、陆游、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其中,只有陆游归属豪放派。不过,后来的戴复古、黄机、吴潜、李曾伯等人,也都是较有影响的豪放词家。此外,舒亶词思致妍密,尚存五季遗风,亦小有影响;朱淑真则以其主要诉说不幸婚姻和内心苦闷的《断肠词》而打动世人,是宋代唯一能够追步李清照的女性词人。

④宋代骚雅词派(或曰醇雅词派、雅词派、格律词派)的主导和主体都是浙江人。其中,周邦彦的词史地位尤为突出,在两宋词史上都有结北开南的重要作用,南宋柴望、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杨缵、孙惟信、周密、王沂孙、张炎、陈允平诸家,无一不是瓣香周氏而又卓然自成一家。此派名家只有姜夔、史达祖、张辑三家不是浙江人,但都长期生活于浙江地区。由此可见宋代浙江文化对词体创作的深刻影响。

⑤浙江地方文化,特别是以杭州西湖为中心的南方都市山水文化,在宋词中得到最鲜明的表现;宋元易代之际,西湖在词中甚至成为宋世繁华的历史见证和南宋故国的象征。

⑥宋代浙江词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已逐渐形成具有浙江区域文化特色的词体风格,最终确立起了尚艺、崇雅、尊情、重寄的词学理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清代浙西词派实结胎于此时。

7. 元明两朝是词史上所谓的中衰期,浙江词也处于相对低迷的发展阶段;但与当时其他地区比较而言,浙江词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其具体表现是:

①词家、词作数量众多。《全金元词》于元词录 212 人、3721 阙,其中浙江词人 39 家、浙江词作 533 首,分别占 18% 和 14% 的比例。到明代,浙江词则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成果也更多。在《全明词》所录 1390 余人近 20000 首词作中,有浙江词人 374 家、浙江词作 6714 首,分别占 27%、34% 的比例。在《全明词补编》629 家、5021 首词作中,则有浙江 144 人、1634 首词作,分别占 23%、33% 的比例。

②产生了不少优秀词家。元代如朱晞颜、赵孟頫与赵雍父子、陈孚、张雨、张可久、李孝光、凌云翰等;明代浙江的优秀词家更多,如刘基、张肯、瞿佑、贝琼、马洪、陈霆、魏大中、茅维、屠隆、徐渭、彭孙贻、陈洪绶、卓人月、来集之、朱一是、李渔、金堡、张煌言、陆钰父子,以及女词人商景兰、徐灿、李因、柳如是、黄氏姊妹等,特别是刘基、陈霆、张煌言、李渔、金堡、徐灿诸家,皆可于大词史立足。^① 徐灿则被认为是可以追步李清照的女性词家。

③总体看,元明 360 多年间,浙江词的发展呈“山”字形态势,即元初、元末明初、明末三个时期成就较高,优秀词家多集中在这三个时期。元初名家多南宋遗民,元明之际名家多为乱世能臣,明末名家则多为反清、抗清的志士和英雄。元明浙词佳篇,每出自忠烈慷慨伟人和隐忍坚贞之士。其中刘基、陈霆、李渔、金堡、张煌言、徐灿数家,成就最高。

④明末浙江词坛,尤其是浙西词坛,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家族性特征,并得到词家的理性体认,由此形成多个以乡邑为活动中心的区域性词派,如“西泠词派”、“柳洲词派”、“梅里词派”等。与地域性相关联的,是某些词派的家族性背景。如柳洲词派背后的曹氏、魏氏和钱氏,梅里词派背后的王氏、朱氏、李氏和沈氏。

① 按:以其政治态度和人生阅历为主要依据,本书将金堡、李渔及商景兰、徐灿、李因、柳如是、黄氏姊妹几位女性词人,归入明代讨论。

⑤浙江文化中持守、激越的一面,在元明杰出词人身上,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8. 清代是大词史上的中兴期,也是浙江词的中兴期,浙江词又重现辉煌。其具体表现有:

①名家辈出,佳作如林。龙榆生先生选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入选词家66人、词作488首,而浙江即有词人21家、词作168首,分别约占32%、34%的比例。钱仲联先生选编《清词三百首》,入选词家94人、词作300首,入选浙江籍词家22人、词作81首,亦分别约占23%、27%的比例。浙江词人入选龙选者,依次是曹溶、释淡归(金堡)、徐灿、彭孙遹、毛奇龄、朱彝尊、李良年、李符、厉鹗、严元照、龚自珍、项廷纪(鸿祚)、俞樾、张景祁、谭献、沈曾植、朱孝臧(祖谋)、俞陛云、张尔田、王国维和邵瑞彭;入选钱选者,依次是曹溶、金堡、徐灿、沈谦、毛奇龄、朱彝尊、彭孙遹、李良年、李符、厉鹗、吴锡麟、吴藻、龚自珍、项鸿祚、张景祁、谭献、沈曾植、朱祖谋、张尔田、秋瑾、王国维和邵瑞彭。二选入选词家略有不同,但所有入选词家都无愧名家称谓,许多词家即使置之两宋,也毫不逊色。

②在以廓清明词颓靡风气为己任、与其他词派争雄的过程中,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梅里词派后来居上,独领风骚,明末浙西几个区域性词派遂由此汇合而成声势浩大、影响有清一代的“浙西词派”。本书有时亦简称“浙派”、“浙西派”。

③浙西词派初祖为曹溶,前期领袖为朱彝尊,中期领袖为厉鹗,后期执牛耳者乃吴锡麟,郭麐则有“浙派殿军”称号,而苏州吴县的戈载被严迪昌先生《清词史》称为“‘浙派’词风最后坚守者”。其实,之后姚燮、黄燮清,下迄王诒寿、李慈铭、朱祖谋等,法乳并未断绝。限于体例,郭、戈二家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④当其雍、乾鼎盛期,浙派势力范围不仅远出浙西杭嘉湖,而且越过浙江,向北发展。鼎盛期浙派词人群,按籍贯和活动范围概括和区分,除本土浙西杭嘉湖浙派词人群外,尚有苏南苏州的吴中浙派词人群和苏北扬州的皖籍浙派词人群。本书所论,乃浙江本土之浙派。

⑤浙西词派自朱彝尊创始起,历经康、雍、乾、嘉、道五朝,直至晚清,仍绵延不绝,是清代词史上影响最深广、流衍时间最长久的一个词派。该派作词,远溯宋代骚雅词派,清真、白石、梦窗、玉田、草窗、碧山诸家制作便是其艺术渊薮;但其中、后期领军人物,皆能从现实出发,作适当变通,以古为程,自己而出。从中不难发现浙江文化恢廓、变通的素质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⑥清代浙江各地区非浙西词派词家,个性鲜明,成就突出,是清代浙江词多姿多彩的生动写照,同样值得重视。

⑦浙江女性词发展到清代,词家、词作数量均远超宋、元、明。更重要的是,

还出现了像吴藻这样无愧须眉、超越时代的杰出词家，成为徐灿之后的艺术高峰。女侠秋瑾，不仅用词，更用她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女性颂歌；而她的词作，则成为女性命运和出路问题的绝好回答。

9. 近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词家的人生阅历和艺术视野空前广阔，词体的文体属性和表现功能遂得以较为全面而彻底地实现。近代浙江颇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杰出词家，谭献、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人，都既是重要的词作者，也是著名的词学理论家。王国维更是传统词学的终结者和近现代词学的开启人。近代浙江词家努力的方向，实即大词史的发展方向。

本书第一次对浙江词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一编在手，浙江历代各地区词体创作的情况和成就，以及浙江词的发展脉络，都可了然在目，从而对弘扬、推广浙江文化有补苴和襄助之功。第二，作为词学研究领域内第一部地方性通代词史，希望本书能为同类词史著作的撰写提供有益的经验。第三，由于本课题研究建立在对历代浙江各地区词家、词作的掌握和评介之上，因此完成后的《浙江词史》客观上也将成为一部“浙江历代词选”，适合多层次读者阅读，可起到普及浙江词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谓浙江词，乃指古代浙江词人创作的词作；所谓浙江词史，乃指词这种文体在浙江一地的发展、演变过程，时间上起于中唐，下迄于近代。而地域范围皆以今浙江省行政区划为准。所谓“浙江词人”，除浙籍土著词家外，还包括少数长期甚至一生在浙江生活的词人，较典型的如宋人张鎰、张桂、张枢、张炎祖父，及赵构、葛立方、周密等。至于如何确定词家的归属地，笔者主要依据师祖唐圭璋先生所辑《全宋词》、《全金元词》，饶宗颐、张璋二先生所纂《全明词》及周明初、叶晔二先生所辑《全明词补编》，张宏生先生主编之《全清词》及其补编，近人周庆云先生所撰《历代两浙词人小传》^①，以及中华书局刊行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各卷，进行判断。其他非浙籍词人在浙江短期为官或生活期间所创作的词作，有重要影响者，如中唐白居易与北宋柳永、苏轼的杭州词，南宋李清照的金华词等，则在适当的章节中作简要的交代，但不进行专论，以免枝蔓和缠夹。

^① 周庆云撰《历代两浙词人小传》，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

第一章 光辉起点——张志和《渔歌子》及其他

盛中唐时代,是词体的发轫期。浙江词从一开始便紧跟历史的步伐,昂立潮头。虽然词人和词作数量都很少,却出现了张志和这样彪炳千古的重要作家。张志和(743或744^①—774)是目前所知最早从事词体创作的浙江词家。其《渔歌子》(又称《渔父》)五阕,特别是首阕,不仅自身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已成为词史上的名篇,而且开启了隐逸词的先河,成为后世隐逸词的嚆矢和楷模,并直接催生隐逸词的典型类别——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后,还成为日本词学的滥觞。张志和及其《渔歌子》因此成为浙江词史的光辉起点。

第一节 张志和的生平与著作

张志和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虽然现存张志和的传记资料都很简略,但断管残汁、吉光片羽,仍能显示其卓尔不群之处。其中,最早、最详细且最可靠的记叙,乃颜真卿《颜鲁公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一文。文曰:

士有牢笼太虚,掀掖玄造,摆元气而词锋首出,轧无间而理窟肌分者,其唯玄真子乎!

玄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父游朝,清真好道,著《南华象罔说》十卷。又著《冲虚白马非马证》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梦枫生腹上,因而诞焉。

年十六,游太学,以明经擢第。献策肃宗,深蒙赏重,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仍改名志和,字子同。

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既而亲丧,无复宦情,遂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自谓“烟波钓徒”。著十二卷,凡三万

^① 据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张志和”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90页。

言，号《玄真子》，遂以称焉。客或以其文论道纵横，谓之造化鼓吹。

京兆韦谔为作《内解》。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无为宗，观者以为碧虚金骨。

兄浦阳尉鹤龄，亦有文学，恐玄真浪迹不还，乃于会稽东郭买地结茅斋以居之。闭竹门，十年不出。吏人尝呼为掬河夫，执畚就役，曾无忤色。又欲以大布为褐裘，嫂徐氏闻之，手为织纴。一制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橡柱皮节皆存，而无斤斧之迹。文士效柏梁体作歌者十余人。浙东观察使御史大夫陈公少游闻而谒之，坐必终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门巷湫隘，出钱买地，以立闲閤，旌曰“回轩巷”。仍命评事刘太真为叙，因赋柏梁之什，文士诗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门隔流水，十年无桥，陈公遂为刳造，行者谓之“大夫桥”。遂作《告大夫桥文》以谢之。常以豹皮为席，驢皮为屣，隐素木几，酌斑螺杯，鸣榔拏杖，随意取适。垂钓去饵，不在得鱼。肃宗尝锡奴婢各一，玄真配为夫妻，名夫曰“渔僮”，妻曰“樵青”。人问其故。“渔僮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

竟陵子陆羽、校书郎裴修尝诣问：“有何人往来？”答曰：“太虚作室而共居，夜月为灯以同照，与四海诸公未尝离别，有何往来？”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

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崕以缣帐请焉。或挥洒，横拂而纴纴霏拂，乱枪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在坐六十余人，玄真命各言爵里、纪年、名字、第行，于其下作两句题目。命酒，以蕉叶书之，授翰立成。潜皆属对，举席骇叹。竟陵子因命画工图而次焉。真卿以舴艋既敝，请命更之。答曰：“悦惠渔舟，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沂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野夫之幸矣！”其诙谐辩捷，皆此类也。

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亲疏。率诚淡然人，莫窥其喜愠。视轩裳如草芥，屏嗜欲若泥沙，希迹乎大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测也。忽焉去我，思德兹深。曷以置怀？寄诸他山之石。铭曰：

邀玄真，超隐沦。齐得丧，甘贱贫。泛湖海，同光尘。宅渔舟，垂钓纶。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

大历九年即公元774年。这年秋天，在颜真卿湖州任所，有一场规模很大的文士雅集，张志和当场挥毫泼墨，技艺绝伦，成为焦点式人物。据《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皎然《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知张志和

所绘乃太湖洞庭三山。由此亦可见其间除绘画外,还有文学创作。今天虽不能看出《渔歌子》的唱和活动是否在其中,但就释皎然诗歌与张志和绘画的旨趣看,皆在山水之乐,而这与《渔歌子》的题旨也是一致的。

又,颜文中叙述到张志和的死时有“忽焉去我”之句,说明死得很突然,或许就在这次集会后不久。果然,安徽祁门润田《张氏宗谱》云:“张志和,卒于唐大历九年(774),祖籍金华。”此谱又载陈少游所撰《唐金吾志和玄真子先生行状》,开篇即云:“先生生还造化越十一载,子衢奉先生遗书若干卷远来淮南。”就是说张志和死后第十一年,其子张衢来找时任淮南节度使的陈少游,请陈为其父作传,陈少游遂作这篇《行状》,最后落款“建中五年春月吉旦”。建中五年即兴元元年,亦即公元784年。由此逆推11年,正是大历九年即774年。这也就是说,在湖州集会后不久,张志和即去世了。颜真卿于是撰《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且有“忽焉去我”之叹。

其后,又有李德裕撰《玄真子渔歌记》,专门谈及张志和那组著名的《渔歌子》。文曰:

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於戏!渔父贤而名隐,鸱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隐而名彰,显而无事,不穷不达,其严光之比欤!处二子之间,诚有裕矣。长庆三年甲寅岁夏四月辛未日,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记。^①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本传,就是在颜、李二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按,李文所谓“唐穆宗长庆三年”有误,当为“长庆二年”即公元822年,此时距张志和去世已有49年。^②其时,《渔歌子》已成为享誉隆盛的名篇,并流传到日本,成为日本填词的滥觞。

再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亦记载志和“自为《渔歌子》,便画之,甚有逸思”。又后,南唐沈汾《续仙传》卷上《玄真子》篇,虽于人物道行多夸大想象之词,却补充了较为详细的词学活动: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会稽山阴人也。博学能文,进士擢第。善画,饮酒三斗不醉。守真养气,卧雪不冷,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游览。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七。

② 参阅陈耀东《张志和〈渔歌子〉的流传和影响》,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

真卿为湖州刺史日，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余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夹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象奇绝，踪迹古今无比，而真卿与诸客传习叹伏不已。

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啸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今犹有传宝其画在于人间。

另外，若此文大体属实，据末段则约略可知，张志和乃在774年深秋或冬季在苏州吴江平望驿酒后戏水溺亡。但又似乎不是简单的戏水溺亡事件，因为张志和浮家泛宅，水性很好，正如其《渔歌子》词句所云，“舴艋为家西复东”，“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观其欣然与潇洒，或许是道家所谓“水解”吧。当然，也有乘醉为之，以求解脱的嫌疑。《平望志》卷五“古迹”云：“望仙亭一名平望亭，相传张志和于此升仙，故名。宋咸淳中建，明成化中殊胜寺僧宗式重建，下临茑脰湖，景物颇胜。”

根据以上文献，应当基本可以断定张志和的生卒年，且《渔歌子》五阕系张志和所作。但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张志和的籍贯和《渔歌子》的著作权这两个问题上，仍有疑惑。

先说张志和的籍贯。一般文献皆称志和为金华人，但《续仙传》和《历代名画记》皆称其为会稽人。关于《渔歌子》的作者，绝大多数文献皆称为张志和所作，但中唐朱景玄《唐画断》（即《唐朝名画录》）却说：“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

笔者以为，颜真卿与张志和友善，李德裕与张志和乃世交且获其真迹，是会不会在这些最基本问题上出错的。那么，为什么后人误将其说成会稽人呢？又说《渔歌子》乃颜真卿所作呢？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当与志和在会稽隐居较长时间有关，误把隐居地当成了籍贯地。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以为，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张志和首倡《渔歌子》，颜真卿和之，且将和作赠与志和；张志和便综合己作和颜作，酝酿构思，进行绘画创作。如此理解，则朱景玄所言并没有错，只是不全面而已。

第二节 张志和《渔歌子》的文化内涵

张志和现存著作很少,据学者考证,仅有《玄真子》三卷,诗词九首,诗词均见载《全唐诗》卷三百零八。^①使他获得崇高文学史地位的则是五首《渔歌子》词,尤其是首阙,已成文学史和词史上的名篇。

还是让我们先来细读张志和的五首词作吧。词曰: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蚱蜢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蚱蜢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反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泊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还。钓车子,捩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②

首阙首句中的“山前”,本作“山边”,今依吴本《尊前集》、《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唐诗纪事》、《诗话总龟》、《诗人玉屑》,改作“山前”。

《渔歌子》,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其调式为单片“七七三七”,二十七字,四平韵。现存最早作品即为唐张志和所撰《渔歌子》五首。这组《渔歌子》在流传和接受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成为封建文人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家园。但是,这组词中的地名,特别是“西塞山”、“长江”、“青草湖”、“巴陵”等所指究竟为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有分歧,迄今未有定论。笔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仔细辨析,多方求证,终于弄清楚词中地名的确切所指。

先来看第一首。此阙中的“西塞山”,并非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中所言大冶(今湖北黄石)“西塞山”,而是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中所言之“西塞山”,即地处今浙江湖州西郊弁南乡樊漾湖村境内的西塞山。南宋山水画家李结曾卜居于此,作《西塞渔社图卷》,并请好友范成大、周必大等人题跋,范跋云李结“经营

^① 参阅陈耀东《张志和著作考》,载《浙江学刊》1982年第1期。

^② 曾昭岷、曹济平等编著《全唐五代词》(上),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5—26页。

苕、霅间”，“不胜健羨”，冀“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烦主人买鱼沽酒，倚棹讴之，调赋沿溪，词使渔童樵青辈，歌而和之。清飏一席，兴尽而返。松陵具区，水碧浮天，蓬窗雨鸣，醉眠正佳”。其人其事其情，俨然张志和再世。按：唐肃宗尝赐张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为夫妻，名夫曰“渔僮”，妻曰“樵青”，事见颜真卿《颜鲁公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而倪思《经钜堂杂志》卷一“张志和”条则径云：“吴兴人指南门二十余里下菰、菁山之间一带远山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绝境。”此外，明栗祁《万历湖州府志》卷四记载：“尚书严震直墓在西塞山。”按：严震直为明初乌程即今湖州人，官至工部尚书，号西塞山翁。因此，当地村民又称西塞山为尚书坟山。陈子龙《吴兴》诗云：“更闻西塞下，渔唱落轻舟。”清官修《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二云：“西塞山，在乌程县西南二十五里，有桃花坞，下有凡常湖。唐张志和游钓于此，作《渔父词》曰：（略）。”陆心源、周学浚等纂《湖州府志》卷十九亦云：“西塞山，在城西二十五里。唐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下有桃花坞、凡常湖，张志和游钓于此。”此类记载，尚有不少。

历代文献记载足以证明，浙江湖州也有一西塞山，唐张志和《渔歌子》词所言西塞在湖州。然直至俞陛云先生撰《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仍以为“词言‘西塞’、‘巴陵’、‘松江’、‘霅溪’、‘钓台’，地兼楚越，非一舟能达，则此词亦托想之语，初非躬历”，将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巴陵”，视为“楚地”。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即已辨明：“有两西塞，一在雪川，一在武昌。案《唐书·张志和传》，谓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蔽漏请更之。志和曰：‘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渔社图》，亦尝辨此。而《漫录》乃谓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见亦误矣。”可惜未能引起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

按：樊漾湖，位于西塞山北侧，面积今约百亩，西塞山水流入该湖，经七里玄通江北走，汇入西苕溪。不过，当地村民则呼其为“青草湖”。访诸耆老，言樊漾湖本名青草湖，因雨季经常山洪泛滥，水势湍急，雪然有声，故又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泛雪湖”。汉代名将樊哙驻军西塞山时，适逢洪水暴发，便率领军民抗洪抢险，制服水患。当地居民为纪念樊哙，遂谐“泛雪湖”之音，称为“樊常湖”，意谓樊将军永在。又将湖边的便民庵改为樊哙庙，供奉樊哙神像，香火不断。后来，“樊常湖”又被谐音为“凡常湖”、“樊漾湖”、“凡洋湖”。自张志和《渔歌子》词出，樊漾湖与西塞山便紧密相连，成为湖州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成为历代高人胜士的留连之地。